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二十

跋

跋晦翁文公墨蹟

邃庵先生出示晦翁文公墨蹟一卷既東衽以觀矣
而其筆法之妙高絕一世未易以言而亦不敢輕置
喙也所慨念者則翁以近聖大賢之資其所以學焉
而致其存省之功要自異於尋常而無所容其力亦
不假資於人者而其書劄之所語乃曰端靜篤實之
氣象猶足以有警也曰玩索持守不敢自弃而其語
人則曰以時進德曰近下着實其所致力若兢兢焉



無時暇逸而惟恐其心之失所操者則其所以異於尋常者亦幾希矣以其不自異其資也而致力乃如此則有志於學聖賢而無其資者益當何如宜大賢之不多見也抑翁此書云奉祠再請當在淳熙間時年已踰知命道巍而德尊矣而其工夫猶縝密渾無隙漏則所謂聖賢之學不益可信耶余於是重有慨焉既喜得觀鉅儒墨蹟而復恍然自失不覺汗流浹背者久之適先生屬跋于後遂不得辭先生方以勲業著名其本原固有所自而所以寶玩此卷不釋手者要亦不但以其遺蹟而已矣

二賢同心協恭文跋

侍御高安熊君尚弼以正德丙子奉

上命清戎於蜀時巡按貴溪江君汝思移疾歸代者東吳盧君師邵未至凡按治事有所急而當裁斷者所司咸詣尚弼以請君不以侵越爲嫌悉隨事處之已而師邵至亦不以自專爲賢也且復喜得有所資焉自是清戎按治雖事有繁簡體有攸司二君議論弛張謀無不協相湏之義了無間焉推其心同於爲國爲民期欲不負上命譬之操舟於江挽車於陸蓋惟涉險致遠免於憂虞而已他非所計也踰年師

東川集卷之二十一
邵以滿受代乃著異事同心記具載偕尚弼相與之
密相信之篤且論世態不同心之蔽誠有以究其源
而思其啓悟之者尚弼則序同寅協恭之意毅然思
古道化之盛而力追思穆之風是皆不惑於流俗因
循之見者縉紳大夫咸嘉尚之昔諸葛武侯治蜀孜
孜以集衆思廣忠益爲心而史氏推其本於開誠心
布公道故謀國用人庶事精練循名責實虛僞不齒
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後世名儒論其賢者未
嘗不以爲非三代以下人物可睥睨也然則跡二賢
之心其視官事惟公惟慎要在體

國惠民而無所私歷茲以往豈有不可爲之事亦何
有不可建之功耶世嘗謂古今人不相及若此者何
如也余因觀二君所著殊爲之喜且慨世俗之畧其
大而計其小因爲書所見於卷後於戲仕而篤於好
古者寧亦無所槩於其間哉

跋考功馬汝載集會試登科錄後

成化戊戌甲辰洎弘治己未會試錄各一帙登科錄
亦如之南京禮侍紫崖馬先生偕其子太守汝礪考
功汝載初得第於禮闈及
賜進士出身之書也成化丁未會試錄弘治癸丑登

科錄各一帙則紫崖與執文柄及與執事
殿庭列銜於中者也於乎其盛矣哉夫進士之科
國朝取人第一途錄什一於千百蓋選之至精且嚴
者在一郡一邑數科恒不能得三四人即有之亦非
一家所能擅也而馬氏父子聯芳接武於八科之內
而紫崖又以文行荐衡鑑之任蓋尤不世之奇矣汝
載萃數帙爲套珍襲書笥屬余贅一言於其間乃爲
書之俾子若孫知所以爲盛之不易而世守於後安
知不有奮然繼起者於將來乎

跋平山稿

昌黎文公以六經之文爲諸儒倡力變江左衰蕪之
氣信乎卓然樹立成一家言也然常自以不通時事
齟齬於世故得獨專於文學則古人於文蓋未有性
成之者也平山楊君溫甫示及所嘗應酬諸作余得
而披閱之則其詞旨浩博整然有法駸駸若欲迫逐
於古人者而亦多自得之意惟平山自筮仕皆處錢
穀法比中乃能如此使如吾徒居閒處僻其所至當
何如哉展卷之餘汗流浹背者久之

瓜隱翁遺澤卷跋

符臺卿義興邵君以其六世祖瓜隱翁遺澤卷示余

觀畢嘆曰翁之被誣獲辨者固有所自然非遇其人馬亦未可知也世之司刑者類以刻爲明以私害公而於他不暇恤若所稱馬千戶者要亦不易得况又出於武弁乎則翁之所遇不爲不幸矣然自今而觀翁之後不但衣冠蟬聯而咸以名行推重縉紳非上世積德累行果脫頽流俗安能發祥流慶如此則翁之被誣益可徵也遂用書於末俾爲之後者益知所繼述而司刑者觀之亦豈能無所槩於中哉

書神明鑒察後

吾兄子鶴年以職方郎中陟雲南布政司叅議時當

具慶遂取道過家拜慶之餘請曰鶴年藉累世慶澤獲厠縉紳茲又被命於滇大懼心無所執以隨世浮沉也故恒以神明鑒察四字自誓於心庶臨事不敢少有所縱或怵於官或於貨迫於來溺於反即悚然曰神明鑒察則此心懍然而畏縮矣願我叔父手筆用揭座右以代葦絃之佩如何余躍然而喜遂進語之曰心者神明之舍萬化之原內而德之脩外而功之著未有不由之者心有不治則雖天質之美不能無所見而其馳騫迷惑終無所立即有所立所謂其餘不足觀也已故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未有不

汲汲於治心者蓋惟聖人然後性天之流行自無汨
於欲聖人而下雖大賢亦必僣焉以治心爲務况其
下者乎中世之士率以聰明才辨自眩而於心若漠
焉故論者謂後世之士皆於事上用功非無所見也
子於是不敢怠慢其庶幾能知所以治心者克而上
之曰謹獨曰毋自欺亦不外是也昔趙清獻公平日
所爲夜必露香九拜手告於天應不可告者不敢爲
也意亦警飭其心其勇有若制悍馬若斡礮石若挽
舟於逆流然者子能是其庶幾聞清獻之風而興者
乎因樂從其意疾爲之書并書所以語之者於下方

於戲爾尚其毋以徒言爲哉

恭題 宸章副錄後

南京工部尚書太原王公諱永壽在

先朝自爲御史至工部所被 勅命四

誥命十有三 勅諭十有一比歿偕夫人所被

諭祭文三其從子今兵部尚書臣瓊彙粹成帙而又

自以其歷仕中外所得 勅誥

勅諭亦類附其間總爲二帙刻之名曰

宸章副錄蓋 天章雲漢不敢入梓而刻其副以珍

藏於家也屬臣春題於末簡竊嘗觀自古君臣之分

雖若懸絕而義實相須不啻元首股肱焉者故君之於臣嘉其賢而寵之莫不有褒崇之典簡其能而任之莫不有訓諭之言而臣之圖報也益感激奮勵以興事所謂上下交而德業成也今伏觀

宸章之錄則我 祖宗我

皇上之所以禮待臣下與臣下之所以竭忠事

上者其功業煥焉可述亦豈異哉惟臣之事君隨其所職以行其所事固有不同而要其心則一而已矣一者何曰清曰慎曰公曰勤也清者所以律於已慎與公勤者所以莅於事未有舍此而能興事者故君

之於臣也恒以是望之如穆王之誥君牙有曰世篤忠貞忠者盡其心而貞則正而固蓋亦不出於此心也若臣永壽之受於 上者有曰清慎公平有曰恭勤端謹而臣瓊之受於 上者有曰茂著公勤有曰操持清慎則其心之所以律於已以莅於事前作後述顧有異焉者乎是即所謂世篤忠貞者矣然則天語之丁寧蓋凜乎訓誥之旨固萬世臣人事君之律令而又可以見臣之盡忠圖報者乃 上之所望而嘉獎自不容已也則爲子孫者實歲是錄以貽於後豈但欲知前人所以侈

上恩昭先烈而所以事

君於將來者求之有餘師矣公學行純固別於治體方荷上所寵

誥命勅諭之受春知當不止此尚嗣錄之

恭題

勅諭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何鑑提督團營後

兵戎國之大事也故我

國家於軍旅雖有五府統之衛所領之而總其政於大司馬然在京師則又合諸衛之士釐爲五軍三千神機營以時簡練蓋未嘗習於承平而少忽焉者比

景泰間又以簡閱不精教練無法無以備禦倉卒乃於三營之內復簡其壯健者分爲十二營營萬人而各統以內外重臣及兵部尚書或都御史提督時加教練凡老弱者即沙汰而補以壯健者諸戎務興革之宜一切諉之 賜之勅以示寵異之意是 勅則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臣何鑑所受於 上者也鑑以成化己丑進士初發軔尹宜興遷監察御史至四川布政使陟副都御史巡撫南畿山東轉刑部侍郎擢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轉刑部尚書以至於今踐本兵之任蓋敷歷中外四十餘年矣其履行之端方

謹恪其莅政之英敏明達所以屬望於縉紳而受知於主上者非一日故於兵戎重任特異之而復兼提督焉時警報雜遝庶務填委鑑篤於忠誠以身當之不少顧慮故凡謀畫舉措咸中肯綮而其所以衛國安民之績寔多簡練特其一端也於戲宣王任方叔而致蠻荆來威穆公悔不用蹇叔而欲詢茲黃髮則元老在位豈特邦之榮華哉或觀是勅旨非但可以知聖主篤任老成之意而於臣鑑之所以獲被重任者亦非泛然屬之矣鑑荷勅既服膺爰騰錄裝潢爲卷珍藏臣幸獲伏覩乃拜手稽首謹題卷末

并畧識其歷履如此以昭示於後云

書皇甫世庸祠部詩集後

南京少宗伯紫厓馬先生嘗語余道出徐州洪見工部皇君世庸雖當南北之衝劬於政務而其好學博古孜孜不少廢間閱其詩則諸體咸備且雅健清新各臻其妙由是而往未可量也余心識之未幾受代至京改授祠部與子弟衡仲同官乃得定交焉而見其所作益富信乎紫厓之言非譽也然世庸抑豈但此爲可重哉

楊生性初字說

少保遂庵先生名其孫曰元乃筮春爲賓三加其服而字之春既僨勉以從事而字之曰性初矣復爲之繹其義蓋天之四德曰元亨利貞人得之以生具於心而爲性則曰仁義禮智然元之德偏言則正也大也長也兼言則亨者元之通利者元之遂貞者元之固而無不統故稱天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稱地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而皆以元言者以其義之大也其具於人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即天地之元亦無所不統也若分言之則仁以愛言義以宜言禮以理言而智以通言也然則天地之元賦於

人爲性而有四德之殊而仁實配之則元豈非性之初哉夫性之初得於元渾然粹然無所謂不善也惟賦畀之後氣稟拘焉物欲汨焉於是乎有善與不善者而相去倍筵什伯紛紜參錯迫乎其不同矣然其初不過曰善而已耳譬之水焉生於天一而出於山何有不潔哉惟其既出也或觸惡土而汙或溷泥沙而濁或衝糞壤而穢是豈水之初爲然哉故孟子曰性善而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所貴於人者則學以變化其氣質之異濁者清之薄者厚之復其性之初而已人能復其性之初則大而爲聖爲賢次亦

不失爲鄉國天下之善士而元之得於天而賦於我者始無所虧否則猶夫人也而豈性之初哉先生以家學之奧所以體於身而著於用者大矣而復以之教於家庭故命名之義如此余以性初加之者非特謂人性之初得於天之元而欲體於身者不可以不復其初而又欲復其初者不可以不學也然則元也其尚顧名思義而懋之哉

跋鄆仁睿羣公詞翰後

吾邑鄆氏重器能以人生年月日時所值支干推入貴賤窮通壽夭有奇驗凡縉紳之士皆折行葦與遊

是卷則所得贈送之什也於乎重器亦賢矣哉古之賢哲不居朝廷必在卜命之中蓋君子恥非其力不食而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惟是術爲宜今聖明御極黎獻帝臣則固無有居卜命者豈亦有之吾固不得而識也蓋自余所接者類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悅人志非有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人弟言依於弟者今年乃得重器重器年甚小不妄悅人觀其志與行若可進於古人者豈故混其跡而不暴其所長歟欲知重器觀於是卷亦可矣

書少師馬公史夫人祭文後

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鈞陽馬公之夫人史氏南京金吾右衛千戶侯之季女也夫人以弘治癸亥冬十月九日卒於京邸訃聞

孝宗在位公方被眷顧倚任故

命有司祭葬如卹典有加仍具舟送歸鄉中朝士大夫奔吊者屬于途戚畹之貴縉紳之賢爲文以祭者凡若干篇公乃命其子錦衣揮使琇叙次成帙而以諭祭文冠諸篇端侈上恩也名曰祭奠錄屬春叙之竊嘗觀自古賢哲之士所以建功垂名於世以永

譽於後者其得諸已固有不同要其所以克竭其心而無繫慮於私家者固不能無資於內也成周盛時文武之臣䟽附先後奔走禦侮其功烈偉矣及讀采蘋采蘋諸詩則所以道當時公卿大夫之妻儉勤孝敬於家者不一而足是雖衣被文王后妃之化而然亦豈不益可見公卿大夫之所以得盡心所事者非盡憇然置其私家而不念哉成化己亥公以兵侍謫居於渝春時厠諸生間公不鄙棄其少且賤也恒獲侍訓誨於左右見公雖處困而憂念未嘗不在國家每對客論天下事擬古之跡質今之制疊疊無

倦色退居一室左圖右史百無所玩好意泊如也繼
獲履仕途適公 賜還踐樞筦之任則又見公居於
公所如在渝時非伏臘祀享未嘗一留私室而無少
內顧之懷是豈私家之念特迫絕於人哉蓋有夫人
以託於內耳故觀於夫人乃知公所以盡心於公家
者有所自觀公之所以得盡心於公家則夫人之賢
可知矣於是而益信古之賢哲未嘗無所資於內如
詩人歌咏非浪然誇詡也然則是錄之作公亦豈無
意義乎哉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二十終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二十一

祭文

祭封少保楊公文 六部同

伯起相漢文簡相唐名賢輩出奕葉重光洎我國朝
三楊繼起分姓受氏遠有所自公興西蜀以儒發身
翱翔仕路譽重縉紳適當文治旣浹百年篤生賢哲
克紹於前在帝左右調元贊化功業文章被於函夏
甲榜鄉書接武時聞倫魁之擢復有名孫太常翰苑
時稱臚仕萃於一家自公伊始慶澤之流方濬其源
譬彼鄧林其末叅天孰培其根非公莫敢執達其支

非公莫紹赫赫慶門紆朱拖紫以古準今曷容專美
解組林下日荷寵綏况多孫子介壽無期胡墜八十
遽爾考終聞訃感惻執紼無從漬絮之奠庸寄哀忱
岷山鬱鬱西望沾襟尚享

祭封少保楊公文

吁嗟吾蜀賢哲挺生如公之出適當文明純樸之學
蘊而爲士教於鄉邦達於帝里晚登甲科通籍於朝
言論風節拔俗之標乃簡 帝心詔臨荆楚教育英
才以待時舉有德有行蔚爲人師凡在陶冶咸獲依
歸乃以止足懇乞歸田優游綠野幾二十年保傳之

封篤生偉人功在宗社表儀縉紳亦有太常典司禮
樂咫尺天顏執事有恪森森蘭桂復滿庭階昂霄聳
壑爲世奇材福履之綏世孰可比在於有宋惟韓與
呂方期榮養尚待曾玄胡登八袞訃音忽傳卹典有
常特恩加隆生榮死哀誰復如公春叨與令子偕列
朝著聞訃驚怛何奪之遽敬具菲儀臨風致奠公平
來格無由一見

代祭胡叅政文

於乎自古賢哲世不究其用者天必有以報之善士
之清脩苦節者雖於世若員鑿而方枘然陰隲於天

道者則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如公發軔科第委質
三朝始平反於棘寺繼提憲於關西迨貳政於薇垣
遂勇退而賦歸雖其按劾旬宣之績企前脩以無讓
而歷敷中外者凡三十八年而位竟止於斯豈造物
者將發於其後而闕於其身之所施故公養高林下
踰耄望期凡考德而問業必執杖以無違有子六人
象賢思齊或箕裘之克紹或幹蠱於庭闈衍麟趾之
振振奮鴻漸之羽儀故見公之服爵被寵不足以盡
公之所履惟壽考與遺後則所以考祥食報固非造
物者之所私某等仰止桑梓鑒如著龜念山川之返

秘誦黃鳥而歔歔葬無由以執紼敬千里而緘辭

同六部祭吳尚書文

嗚呼窮通壽歿紛綸不齊天固有命孰測而知公之
德器應得於天直諒英毅在古爲賢崛起名科蔚焉
聞望如珪如璋孰出其上受知

先帝簡命時承 經筵史局惟任則勝累績叙遷荐
膺顯用行義堅正儒流爲重舟楫霖雨需次有期一
疾不起輿情曷違年踰六十壽固非歿位列秩宗任
亦非小用猶弗究士論懷悲彼蒼者天能無所疑某
等同宦留都相知自厚倏臨總帷痛心疾首式陳菲

莫庸整哀衷公其有知無幽不通

晉寧太守牟公初歸祭文

於戲晉寧之往纔踰一年曷罹二豎忽訝人傳乃復踰時竟以訃告仕路之屯豈勝傷悼靈輒茲歸丹旌翩翩儀容莫見曷禁潸然薄奠具陳親友之誼靈乎有知鑒此誠意

祭封主事程公文

黃流玉瓚福履非偶不有令德孰昌厥後嗟公篤厚出於天成秉禮執義譽重鄉評爰有哲人崛起於時發身科甲仕路名馳乃荷勅封赫赫華秩不服其勞

顯榮家食士有所式人有所歸澆漓之化不令而咸宜未於世以享祿養胡爲一疾溘焉淪喪某等與公令子忝厠親友聞訃驚怛莫接風標寄陳菲奠東芻之私方在哀疚豈謂多儀尚享

祭光祿李卿文

嗚呼公爲邑令名稱會稽不寬不猛隨時之宜暨爲御史維持紀綱耿耿忠言白簡飛霜巡歷兩畿揚清激濁輔事所至診民之瘼乃晉光祿近侍天子不懈益虔厥聲聿起棘寺載遷讞獄維清平反多頌結知 聖明復陟光祿正卿之位赫赫顯秩爲

仕之貴忽乞 予告

天子允俞侍從之勞暫憇里閭未浹歲時遽以訃聞
遣官 諭祭 卹典殊恩惟公蓄負曷止於斯未究
厥用吾黨之悲酒穀雜旅來格來嘗年家之誼有淚
盈眶尚享

祭江僉事母文

昔在水部廉介英明忠誠爲國仕路蜚聲暨交憲部
克紹於先敷歷中外譽望歸賢乃知夫人作配君子
懿德之資梱內所倚趨庭之訓尤嚴義方古有三遷
式克垂光爰膺寵命象服在躬教著閨壺里閭式宗

晚隆壽祉迎養於官采采豸服膝下承歡茲惟令終
殞殮斯慎有子在側亦復何病東芻之奠辱與子遊
靈其來格匪爲醪羞尚享

祭牟太守元夫文

嗚呼元夫竟止斯耶嗟公才性出類不羈奮跡科目
允宗於時乃假司刑劇郡長沙矢心報國繼振名家
兩辭之具惟法惟察孰云隱慝其情弗獲宅心惟恕
執法惟公曰貨曰來其孰與通平反奏績佐郡推賢
爰膺寵命進秩南滇思變夷俗務敦教化威懾惠懷
頌聲日大曷命之也 不究厥施方踰浹歲奄與世辭

於乎元夫竟止斯耶黃流玉瓚付受自殊如公蘊蓄
懷瑾握瑜僅刺一州尚期達到命孰司之胡不及耄
惟昌厥後賢嗣敬承甲科之第祖武克繩勿藥未期
泥金播喜數雖莫違心則安矣於乎元夫竟止斯耶
某等辱公不鄙倚玉非新聞計驚怛涕淚沾巾謹陳
殺核束芻之微酌酒致奠靈其格思

祭余揮使文

於維肅敏鍾蜀間氣豐功偉績照耀百世公以異質
克紹箕裘脫穎純綺頡頏儒流乃奮賢科縉紳推重
才華莫闕以武致用錦衣近侍時難其人公膺推轂

出自名卿疏奏

先皇 聖心簡在親軍是任寵用未艾留都重地忽
遽南遷公懷靜退心益恬然方期召復寔歸輿論騏
驎之騰中道曷償犧樽青黃乃木之災自古則有孰
不興哀翩翩丹旆道出於渝壽胡不永痛悼吾徒敬
具菲儀用伸一奠靈其有知庶其昭鑒

祭王母岑太夫人文

七十古稀况登上壽復荷

榮封寔自天祐繫惟夫人系出德門嬪於茂族婦道
克敦有夫之良用助於內閨門之治恩義兼備篤生

令子爲國名臣賢孫接武譽重縉紳年既踰艾祿養無違荐膺封秩光賁慈闈優游梓里含飴繞膝福履綏孰與疇匹壽而獲貴世固僅有黃髮康寧福亦豈偶生死晝夜乃世之常夫人之終名實不忘某忽聞訃至執紼無因庸致薄奠束芻之誠嗚呼哀哉

祭錦衣世臣夫人文

婦人內行貞順爲難螽斯膠木自古所難惟靈婉娩出自名家嬪于世族不矜不誇彼美君子克相其德始發賢科繼承先烈侍從

天子敬慎弗渝望溢朝著職武行儒乃厯寵嘉贈及崇名夫人之行閨壺之榮方視福履著式里閭曷爲一疾膏肓莫治壽之不遐在人共恤仰承寵奠賁于幽宮死生恒理孰能辭之閨門失士良人之悲迢迢萬里返歸於鄉薄陳菲奠靈爽未亡

祭江郎中父母文

於戲豪傑之士雖不致用於時蓋必有遺於後如種而穫如炊而熟無少爽者古今一致也嗟公賦性之異出自於天積德之厚於古爲賢論孝養則廢已業而竭菽水之奉論友愛則總家政而啓科甲之傳其衰貧恤老則力爲之主使得其所其輕財賑乏則積

散於人而一無所憐欲逐婦者責之以義而終昌厥
後欲興訟者直之以理而退無後言則公善行之積
諸身者雖枚數未易而德化之及乎人者致惡俗幾
遷凡若此者謂非豪傑之士則於世俗孰以操尚爲
先乃生令子奮起光前翱翔仕路譽重朝端復有諸
孫振翮聯翮爰膺寵誥榮賁林泉踰八望九鶴髮如
仙尚有宜人借老同緣式克內助德與公肩溘焉長
逝孰不泫然某等忝交於子親黨官聯敬陳菲奠庸
以告虔靈其不昧昭格几筵尚享

祭陳壽夫文

嗟嗟壽夫竟以不壽耶始余與君偕薦有司謬以同
經陳雷是期我年差少惟君爲依君有所業不鄙商
之繼我不德濫竽春闈君來胄監坐擁皋比跡雖稍
異心無嶮巇忽忽十年終始不移篤志高遠辭親於
斯左經右史心爲嚴師苦甘淡泊人不能知謂必得
志自信不疑而乃一疾勿藥無時嗟嗟壽夫竟以不
壽耶人有恒言德厚者昌君之篤厚豈其速亡梗枿
杞梓固木之殃臃腫鈎曲聳壑無疆跼壽回夭此理
之常惟君有親白頭於鄉逾七望八倚門日望惟君
有子亦既成行始就外傳句讀知章君今棄捐孰不

爲傷仰事俯育孰爲之方旅櫬茲歸楚水湯湯親從
二子在君之傍我爲哀辭未訣一觴嗟嗟壽夫竟以
不壽耶

祭封儀部員外郎巽齋張公文

嗚呼公出貴胄德性夙成謙恭抑畏克檢其身始力
於學期用於時中道而止遘疾惟危逢醫之奇勿藥
固喜幹蠱之勞俯仰執恃乃總家政篤於孝友門內
之治怡愉敦厚愛生哲人致位清朝駁歷中外爲時
譽髦地封顯號親被寵恩鸞章錦誥光賁丘園命服
在躬益綿壽祉幾三十年祿養梓里非壽曷承非德

曷壽穆穆清風逸民黃耆復有諸孫含飴膝前箕裘
之業不墜於先古有人瑞公實似之倏焉仙逝孰不
懷悲某等忝與令子交好仕途通家之誼莫罄束芻
式仰靈筵敬陳薄奠公其有知庶其昭鑒

祭徐主事文

於乎事有出於情者要雖不可以爲訓而君子未嘗
不之取也報之出於天者要雖不可以爲必而君子
未嘗有或違也嗟公孝友性本於天養親之病默禱
孔虔割股爲藥心惟求痊赤子弄兵闔境騷然受檄
徃捕執訊而還明明爵賞一無所憐觀於二者他可

知焉蓋其心之篤於愛親者雖委身而不恤而義之急於拯人者初非爲名與利之所牽德厚流光乃獲其年亦有令子既才且賢發身科目秩與榮遷何其食報於天者如取斯獲如蔓斯延於乎晝夜者死生之理也壽夭者古今之常也安其常以處其順在公之福既無不全况有令德孰與之肩惟哲人之既萎嗟儀刑其何傳誦遺文於太史空景行於九原

祭安人張氏文

惟靈幽閑貞淑出自名宗德門之配婦道益崇克相夫子心無內顧德業日脩寔惟多助赫赫賢科奮哀

高登翱翔仕路卓越蜚聲乃被寵命顯號榮封彝章有典登進方隆曷數之竒莫得其壽中饋失主姑哀孝婦靈輦茲歸道出於渝翩翩素旒驚悼盈途殺核薄陳總惟致奠靈其有知庶其昭鑒

祭馬少師文

惟公端方直諒公忠介特歷仕五朝終始一節位以功顯名以位崇受知

聖主倚任寔隆天壽平格既逾八旬隨事陳謨澤潤生民在唐如度在宋如文安危身繫狄人亦尊乞休誠懇寵命自天臣爲知止君爲優賢復綿壽祉優游

泉石世知進退士有矜式蒼生之望尚煩起公胡爲
奄逝勿藥無從某生也晚辱不鄙夷倏聞訃及慕德
銜悲茲當趨朝道出公里遺矩空懷九原莫起有酒
有穀敬列几筵豈爲我私泣涕潸然

祭楊少師夫人文

嗟惟夫人貞淑柔惠資性之稟穎異出類赫赫明公
天子是毗寅恭弼亮功施於時乃有夫人繼配於公
錫福自天德克其容既嬪厥家族大以顯雍雍而肅
內外嘉羨在婦爲孝敬順不愆在母爲慈鞠育逾前
公秉鈞軸曷勤私顧匪獨蘋蘩內寔多助玼玼象服

朝於兩宮榮封顯號恩寵日隆何德之懿而命之
垂載罹一疾勿藥空懷國有恤典優渥靡常匪德曷
被閨壺之光具此薄奠式陳轄幃束芻之敬里閭之
私

祭外父蹇公文

惟公出於華胄克纘前聞賦性謹飭履行端純其事
繼母則以孝稱於宗族其事諸父則以順信於弟昆
言不涉於非義足不蹈於公門雖沈困於時而節槩
不混於流俗雖群處於衆而風範自出乎等倫豈故
家之遺矩不泯何前輩之操尚猶存某少也賤辱公

獨親結爲半子待以席珍既叨從於入仕乃喜得其
知人愧深恩之未報曷遠訃之忽臻雖得壽亦非天
顧錫福當彌殷哀梁木之既壞起九原而無因致束
芻以寄莫望岷山之嶙峋念英靈之隱几空涕淚以
沾巾

祭同年高叅議文

嗟公賦質竒偉秉性忠良學求用世行鄙刑方蚤登
甲科翱翔雲路不自表襮廊廟之具擢居憲府風裁
振揚繩違補闕白簡飛霜持節名藩豺狼斂跡激揚
有道百司脩職晚立朝端指佞斥邪忠言諤諤

帝命寵嘉乃以徵恙賜告閭里杜門謝客薰德髦
士聖主厲精渴求遺賢公首膺薦起任旬宣既受
新命益感於中山林鍾鼎分曷不同乃安泉石莫起
膏肓清風勁節正色寒芒尚期復起以厲士風胡爲
一疾徃事皆空某辱在交誼訃音忽傳老成淪謝涕
泪潜然敬具束芻臨風致奠公有知乎庶伸私念

長壽祭朱太守素卿

於乎士之顯名致位不屈於時者豈但才識之英特
固其志嚮之超卓如公夙負不凡竒偉浩博學務研
窮神遊寥廓始雖回翔於儒林終則奮翼於科甲其

在儒林則恒以身教而多造就乎後進其登科甲則
遂以名顯而欲肩齊於先覺故棘寺著平反之聲牧
守副專城之託推其心蓋惟尚友於龔黃究其才豈
但宜居於方岳何昊天不憇遺俾賫志而隕沒春也
初誤噐於公心遂忘年而爲友獲鴛鷺之聯班於交
游而獨厚方聞梓里之憂歸欲駕扁舟而問候忽傳
訃及傷悼莫究豈聲名果有所忌抑命數固有所受
謹具菲儀用告於靈如或不昧庶其來歆尚享

涪陵祭劉宮保凌雲

惟公發身科第致位公卿始典選於銓曹終奉祀於

宗伯篤忠誠而受知

主上執謙恭而見重縉紳逮其晚節未老乞歸勇退
之風薄凌山斗寵祿之養光賁丘園其辱隣梓里尤
深景慕恭聞仙逝梁木興悲謹具菲儀用伸薦獻靈
其如在庶其鑒知

祭張都諫本謙

惟公蜚聲科甲晉位諫垣直言抗疏卓有時名繼出
貳郡厥聲益振公論在朝賜環有命功成名遂浩然
賦歸優游林下廿載有餘乃有令子接武彤墀公未
究用將見於斯胡爲一疾溘焉長逝縉紳哀慟哲人

其萎其道經梓里薄奠伸情靈爽有知庶其來歆

祭安黃門母文

嗚呼惟靈賦性純懿體德慈仁適歸華族儀則宗姻
乃有名郎克勤教育發跡賢科聲聞藹鬱列官青瑣
爲時近臣榮途方啓祿養斯勤崇封美號刻日當馳
胡不少遲服此恩私福履之全豈天獨恡踰六望七
壽亦非靳茲即幽宮永訣有期凡在戚黨孰不銜悲
薄陳牲醴總惟敬奠靈爽有知庶幾昭鑒

祭王時正太守

嗚呼大家世族難於克繼名聲之垂甚於崛起惟公

謙厚和易明敏疏通甲科奮跡厲志顯庸乃用於時
百里攸寄恩結民心楚邑稱治晉秩於徐不懈益慶
焯有美績頌聲聿傳方遲喬遷倏懷知止辭章朝上
夕歸田里惟此老成豈不思惜紛紛競進高風可激
昔慕先公進退出倫視公素履亦自不群何德之懿
而不永年三徑方開大命莫延某等忝同里閭交誼
寔深聞訃驚怛不但士林惟茲明發遠即幽室薄奠
是陳未訣窀穸尚享

祭蕭指揮祖母

嗚呼福備於身慶延於後世非不有鮮得其壽惟靈

東川集卷之二十一
生居世族歸配于門母儀婦道閨壺罕倫篤生令子
光績前緒才名將畧出於儕輩復有懿孫亦克承休
恪勤官守器識稱優乃致祿養終始一日福履慶源
伊誰可匹溘焉長逝情則可悲踰七近八壽孰能齊
某等忝在姻末傷悼不勝薄陳菲奠未訣幽明尚享

祭禮部吳尚書文

嗚呼寤庵竟止於斯耶士風汗陋趨附多岐不有豪
傑孰自得師公之勁氣天實付之守道特立終始不
移公之博學性實好之墻面自警探討靡遺其才足
以用世而歎然若有不足其智足以應變而退然若

有所思其歷仕也自發軔而登清要雖資望之叙進
其操心也由坦途而經險阻靡夷險之異馳蓋其蘊
於中者自有所得故其行於外者了無所迷余以陋
劣辱公心知始廁翰苑而麗澤以相益繼叨南省而
協恭以相資事有所行不靡然以逐時好心有所畏
不恬然畧無所持茲當承乏幸復相隨喜嬰疾漸期
勿藥忽加病竟莫能醫豈造物信有所忌何完名之
得獨希俄轉車之就道當即遠以求歸謹薄具而致
奠敬拊膺而陳詞蓋上以爲哲人之慟而下以罄寮
案之私嗚呼哀哉

祭吳僉憲伯陽

嗟公發身科第致位顯庸敷歷中外聲聞聿崇乃被
寵恩執臬西川揚清激濁威惠敷宣不逞之徒儵肆
邑里攻劫攘奪虐燄颺起民心驚惶如焚如溺公心
惻然思拯民急獎率將士提戈先驅天不助順竟殞
不虞孰非守官公獨勤事爲民捍患而敢辭避孰不
見危公獨致命爲國殄寇順受其正義聲之騰聞者
沾巾况於吾黨哀悼曷勝靈舟濱江東芻致奠英爽
不昧庶幾昭鑒

祭余副使誠之文

嗟君之生氣槩英邁高視闊步名期蓋代乃倏聞訃
將信將疑顯晦利達誰實司之我友於君借薦於鄉
復同甲科爾女兩忘出令百里鄱陽之區牛刀小試
課績用殊入爲御史遂按雲南發奸摘伏民夷乂安
還處中臺風裁益振憲章明習臺端肅正爰嫉於人
薦副臬閩位不滿德公言縉紳繼以母憂家居桑梓
中州之來服闋而起謂君之訕當自此信云胡一疾
遂隔幽明嗚乎誠之年甫及耆懷負之美爲世所希
執權據要豈盡踰君有如君者獨以名聞世路崎嶇
老成淪喪壽固非短沒則似壯嗚乎誠之不復我見

斯文之慟豈但文念靈輻過淪聊致東芻膠漆之誼
今也則亡尚享

安神主祠堂祭文

先王制禮以祭祀爲重而士庶有家以祖宗爲先雖
古者立大宗小宗之教然大夫士有田則祭其於支
子之有爵者固未嘗不得祭也某荷
祖宗積慶食祿於

朝秩爲大夫亦有年矣比以我

顯考所置及俸祿之餘得修輯屋廬以蔽風雨亦非
無家者而不知各祀其先其何以係屬人心貽範後

世乎謹於室東建立祠堂自我

高祖考妣縣丞府君而下及我

顯考學士府君各爲神主各居一龕歲時奉祀仍設
始祖府君於中非敢僭也蓋 府君實自興國避兵
卜居於此以開百代之基義不可絕耳謹具剛鬣時
羞用伸虔告尚享

贈祖考妣告文

惟我祖考天賦異質篤厚溫純迫於時命位不蒲德
乃流慶澤及我後人叨列於
朝位登八座頃以

皇恩推贈我 祖考資政大夫禮部尚書 祖妣贈
夫人恭奉 綸音不勝慶忻謹具時羞祗告 几筵
敬奉 神主改易舊銜書以贈秩 英靈如在尚克
歆此丕顯休命俟 誥命下降續當騰奉宣告也謹
告

陸吏部右侍郎祭告祖宗文

於戲積德厚者流澤深流澤深者餘慶遠我
祖宗積善修行著於鄉閭餘百年始發於我 顯考
再發於孫等以有榮祿於 朝今又進秩位列亞卿
可謂餘慶之遠矣第揣分捫心榮與憂集夙興夜處
惕焉靡寧謹具時羞用伸薦獻尚冀我 祖宗一德
之承幽明罔間啓佑後裔輔其不及使不忝於有位
是所望也尚享

贈考禮部尚書告文

惟我 顯考廉明剛介特立於時既司風紀清操益
厲乃屈謫調就封以歸德澤在人未食其報逮我後
人顯榮於 朝頃以 皇恩二品以上推贈二代肆
我 顯考加贈資政大夫禮部尚書我 顯妣加贈
夫人厚德之報實在於茲况 顯考未及推恩志恒
不滿今我 祖考祖妣皆荷贈秩想 英靈尤爲豫

悅也謹具時羞用伸虔告先奉 神主改滌舊銜書
以贈秩與我 顯考服此休命俟
誥命下頒續當膳黃宣告也謹告

贈妣夫人告文

昊天不吊我 母忽遭閔凶訃聞京師某方解官守
制 聖恩浩蕩詔許在京二品以上官未有誥命者
准給某因得援例以請蒙 聖恩亦特許之肆我
母加贈夫人適當僻踊之時忽逢推贈之典
顯考加贈資善大夫禮部尚書不勝慶忭邇以襄事
未遑申達 几筵今 神主既成謹具時羞用伸虔

告 英靈如在尚服休命俟

誥命下頒續當膳黃宣告也謹告

奔母夫人喪歸告文

我母英靈男積惡深重不自殞滅禍延我 母以至
大故叫地號天無所逮及惟男縻於官守生未能盡
奉養病不得視湯藥劬勞罔極反哺無由雖生膝下
豈異路人今聞訃而歸升堂不見笑語莫親空向
几筵曷勝哀痛縱儀物之具陳嗟 音容之何在言
莫能盡心何以堪伏惟尚享

母夫人啓殯告文

哀哀我母生我劬勞罔極之報曷罄秋毫男等惡逆
不自殞滅禍延我母以至此極生死晝夜理固必
然我母之德豈無百年惟茲歸土勢莫能留壽域之
建已有先謀合葬我父於祖塋兆山環水秀天光
所照况承庇蔭賜葬朝廷我父我母食報之榮預
卜吉日明發就舉攀號無計哀痛何如敬陳俎奠殺
核是將英靈如在莫惜來嘗尚享

東川劉文簡公集卷之二十一終